



散文： 走向塔尖

陈啸 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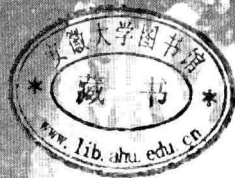


人民文学出版社



散文： 走向塔尖

陈啸 著



人民文学出版社

责任编辑:虞 晖 陈鹏鸣

封面设计:徐 晖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京派散文:走向塔尖/陈啸 著. —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 12

ISBN 978-7-01-011580-1

I. ①京… II. ①陈… III. ①散文-文学研究-中国-现代 IV. ①I207.6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2)第 311419 号

京派散文:走向塔尖

JINGPAI SANWEN ZOUXIANG TAJIAN

陈 啸 著

人民出版社 出版发行

(100706 北京市东城区隆福寺街 99 号)

北京瑞古冠中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2012 年 12 月第 1 版 2012 年 12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开本:700 毫米×1000 毫米 1/16 印张:18

字数:305 千字

ISBN 978-7-01-011580-1 定价:45.00 元

邮购地址 100706 北京市东城区隆福寺街 99 号

人民东方图书销售中心 电话 (010)65250042 65289539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凡购买本社图书,如有印制质量问题,我社负责调换。

服务电话:(010)65250042

目 录

混沌中的困惑(代导论)	1
-------------	---

上篇 “将有一树好花开”:京派散文生成论

第一章 报刊视阈中的京派散文	15
第二章 圆形渊源:京派散文的制约因素	36
一、外部的生长语境	36
二、内部的生存际遇	40
(一)学院派出身	40
(二)底层生存的心理体验	41
(三)中西诗文精神的滋养	42
三、直线师学渊源	46
(一)语丝派的周作人:京派散文的始作俑者	46
(二)新月派的徐志摩:京派散文的姿态	53
第三章 京派纯散文理论的本体性	55
一、纯艺术散文文体的自觉与独立	55
二、散文本体性的审美规范	58
(一)文体的主观性“真我”	59
(二)节制的情感	60
(三)圆融的“诗质”	61
(四)章法之自由与度	66
(五)重视散文的文化寻根	67
三、散文的鉴赏批评论	67

第四章 京派散文流变论	70
一、形成期:外向的“美文”	70
二、鼎盛期:内向的纯散文	72
三、1940年代:京派散文的变异与走向	74

下篇 走向塔尖:京派散文本体论

第五章 血肉的猩红:京派散文与生命体验	85
一、柔性的悲鸣:京派散文的城乡情愿	86
二、挑战与应战:地域与京城文化视野中的心理体验	97
第六章 非宗教亦宗教的形而上叩问:京派散文的终极情怀	107
一、梁遇春:恋着肉化血枯的骸骨	107
二、李广田:人性的地平线	115
(一)人生有无意义	116
(二)生死问题辩证法	118
(三)人性之“恶”与心灵朝圣	120
三、废名:生命的澄明	123
(一)“自然好比人生的境”	123
(二)物便是心	126
(三)“梦即是实”	128
四、沈从文:生命的神性与无言的悲歌	130
第七章 自主的时间模式	137
一、沈从文:悲悼的“循环”	138
二、废名:绵延的“瞬间”	141
三、梁遇春:平面的“过去”	148
四、特殊的“刻度”	150
第八章 赋形的结构	153
一、无型之有型	154
(一)情绪结构	154
(二)意象结构	156

(三)情节结构	157
(四)寓言结构	158
(五)象征结构	160
二、有型之无型	162
三、赋形结构的内在原理	165
第九章 象征的段片	169
一、超现实式段片	170
二、印象式段片	173
三、段片连缀	177
第十章 变幻的“观察点”	184
一、双栖性“观察点”	184
二、虚拟性“观察点”	186
三、错位性“观察点”	189
四、潜在性“观察点”	192
五、被动性“观察点”	193
第十一章 中西意象与意境	196
一、现代诗性意象	196
(一)感觉式意象	197
(二)象征性意象	203
(三)文化意象	206
二、中西性意境	208
(一)即景抒情	209
(二)临境生情	213
(三)融情入理	215
第十二章 现代中国语言形象	219
一、语言的整体性	219
(一)自然天成	220
(二)简洁与丰赡	221
(三)生命诗性	221
(四)物质感官性	222

4 京派散文:走向塔尖

(五)自觉的民间性	224
(六)诗与理的融合	225
二、语言的艺术性	227
(一)语言的陌生化艺术	227
(二)语言的比喻艺术	231
(三)语言的绘画艺术	234
(四)语言的节奏艺术	240
结 语	246
主要参考文献	249
附 录 京派散文重要作家简介	261
后 记	281

混沌中的困惑(代导论)

中国是散文的大国,在中国的文学史上,散文是文学的正宗,扮演着文类之母的角色。自古及今,先后经历了“先秦散文”、“唐宋八大家”、“晚明小品”等阶段,创作之丰,可谓煌煌大也。如果说“五四”以前,“散文”之名尚未取“古文”之称谓而代之的话,那么在这以后,散文相对独立,“散文”之名被普遍认同,其创作也随着白话文的推行相应进入现代汉语散文的阶段,特别是到了20世纪的二三十年代,散文小品异常发达,其成就几乎在“小说、诗歌、戏剧之上”^①,甚至到了20世纪90年代以至当下,散文尤其是随笔更是异彩纷呈。然而遗憾的是,与之相对的散文研究却不尽如人意,一直停留在散与泛等的层面上。本部分拟就百年现代散文研究之状况及发展走向试做一本源性的探讨。



概观百年现代散文研究,“散”与“泛”是突出特征,也是共同特征。浅尝辄止,大而化之,难以深入。如果分期考察,又形态各异:

“五四”至20世纪30年代前期,伴随着现代散文的出现与发展,散文研究开始萌发。客观地说,此一时期的散文研究还是基本抓住了散文的本体性特征,影响也较深远。代表性的如刘半农提出的“文学的散文”,周作人提出的“美文”,王统照提出的“纯散文”,胡梦华提出的“絮语散文”,郁达夫所谓的“心”、“性”、“个性”等理论,特别是20世纪30年代以沈从文、何其芳、李广田、萧乾、朱光潜等为代表的京派文人对纯艺术散文的崇尚、自觉、独立、严谨以及他们那零珠碎玉般的对散文“真我”、诗性、语言、节制的情感、文化感、自

^① 鲁迅:《小品文的危机》,载《现代》第3卷第6期。

由的文体探险等理论的提出和创作实践,更是光彩灼灼。另外,梁实秋的“文调的美”,林语堂的“性灵”、“闲适”、“幽默”,等等,都是可堪刮目的。他们多受益于中西散文理论的滋养以及“五四”思想革命和“人的文学”的鼓励和感染,开现代散文研究一代之风。

但美中不足,他们的很多理论主张诚然有着很强的生长性和巨大的理论阐释空间,但似乎都缺乏耐心,没有深入下去,往往浅尝辄止,甚至只言片语,散不成体且大多属于随想式和印象式的理论批评,也常常表现为散文家谈散文家的散文或者自己的写作体会,少有联系当时的创作实际。后人也鲜有对他们那些具有敏锐性、生长性的理论观点进行细致的归理和深层阐发,这是几代人的缺憾。

20世纪30年代中期以后直至四五十年代。由于抗战和解放战争等各种现实的原因,散文研究转向了社会性和政治性为主的批评理论和标准。散文创作崇尚政治教化和载道功能,审美缺席,艺术性忽视,杂文、报告文学、通讯特写成为主流和独尊。诚然,强调散文对政治性、时代性、社会性的反映,本无可厚非,文学是生活的反映,生活的现实理应投影到文学的表现上。但过分的强调政治性、社会性的标准甚至是唯一的、普适的、永久的标准,难免走向政治庸俗化,也会制约散文的良性发展以至偏离散文的本体性。事实的确如此,此一时期的散文又变成了宽泛无边、无所不包“四不像”的东西。

20世纪五六十年代之交,对散文研究的这一状况曾有过一阵反思的波浪和小小的“拨乱反正”,试图回归散文本体。但观点驳杂,难得统一,成效不大,且依然没能挣脱政治标准唯一的藩篱。比如在散文的范畴论上,吴调公等人论述了散文的概念及分类,区分了散文的广义和狭义,并把散文分为记叙散文、议论散文和抒情散文。^①而同时期的老舍等著名作家们却依然将报告文学、评论、小说、话剧统统归入散文门类。^②在散文的本质论上,王尔龄提出“散文贵散”^③;师陀提出“散文忌散”^④;肖云儒提出“形散神不散”^⑤;杨朔提

① 吴调公:《什么是散文》,载《语言文学》1960年第2期。

② 老舍:《散文重要》,载《人民日报》1961年1月18日。

③ 王尔龄:《散文的“散”》,载《光明日报》1961年6月10日。

④ 师陀:《散文忌“散”》,载《人民日报》1961年2月7日。

⑤ 肖云儒:《形散神不散》,载《人民日报》1961年5月12日。

出散文的“诗化”^①,等等。此外,还有散文的“海阔天空”论、“匕首”“投枪”论、“轻骑兵”论等依然主导散文理论的走向。概而言之,有些观点也一定程度上抓住了散文的一些本质性的特点,但可惜的是,由于所处特定的时代,命题都与当时的政治合流,偏于微观,片面强调某某“体式”,时间久了一并成为散文创作的固定模式压抑了作家的创作个性,窒息了散文的发展。

“文化大革命”十年,是散文研究和散文理论的荒芜期。

20 世纪的七八十年代之交,散文研究复苏。此一时期,散文研究界陆续出现了一批探索散文文体特征和创作规律的文章。其直接引燃点应该是 1980 年前后巴金的《说真话》、《再论说真话》、《写真话》等文章的发表^②。巴金的“说真话”,赢得了散文家和散文研究者的广泛认同并直接刺激了散文研究者的热情,出现了新中国成立以来颇丰的系列研究成果,比较重要的论文和著作有:张明吉的《谈杨朔散文的不足之处》(《光明日报》1982 年 8 月 19 日)、创淮的《成就与局限》(《光明日报》1982 年 9 月 10 日)、罗大刚的《散文与散步》(《文艺研究》1985 年 1 月号)、林非的《散文创作的昨日和明日》(《文学评论》1987 年第 3 期)、郭风的《关于“形散神不散”》(《解放日报》1988 年 2 月 25 日)、喻大翔的《历史与现实:形散神不散》(《河北学刊》1990 年第 1 期)、林非的《现代六十家散文札记》、《中国现代散文史稿》、俞元桂主编的《中国现代散文理论》,等等。从过往的散文创作实践中思考散文文体特征和创作规律;再认识过去的“形散神不散”、“诗化散文”等观点;并对“五四”以来的散文创作和理论进行全面系统的梳理和归纳,一定程度上恢复了散文本来的特色。但不足之处亦很明显:理论深度不够,大而化之,没有超出“五四”和 20 世纪 30 年代对散文的认识水平。尤其是观念陈旧,政治意味浓,停滞于传统散文的印象理念上。散文研究几乎千孔一面,缺乏个性和前瞻性。一些传统散文的概念比如:诗意、意境、形散神不散、题材、选材、构思、节奏美、色彩美、哲理美、灵感、情绪、圆融、空灵、含蓄、“淡化情节”、“贵转折”、起承转合、语言生动形象朴素优美等被一用再用且表面化、模式化、庸俗化,仿佛这些概念“放之四海而皆准”,文章论述雷同,创新及现代感不强,对散文的本体性认

① 杨朔:《杨朔散文选〈东风第一枝〉小跋》,人民文学出版社 1979 年版,第 220 页。

② 巴金:《随想录》,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1987 年版。

识模糊。带有那一时代的印记。

1990年代以来的散文研究其深广度皆优于以前,重要的研究成果有:余树森的《中国当代散文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席扬的《知识分子的心路历程》(山西高校联合出版社1994年版)、王尧的《乡关何处:20世纪中国散文的文化精神》(东方出版社1996年版)、楼肇明主编的《繁华遮蔽下的贫困——王充闾散文研究》(山西教育出版社1999年版)、林非的《林非论散文》(江西高校出版社2000年版)、范培松的《中国散文批评史》(江苏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贾平凹主编的《散文研究》(河北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吴周文的《20世纪散文观念与名家论》(远方出版社2001年版)、喻大翔的《用生命拥抱文化》(人民文学出版社2002年版)、陈剑晖的《中国现当代散文的诗学建构》(江西高校出版社2004年版)、沈义贞的《中国当代散文艺术演变史》(浙江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余树森、陈旭光的《中国当代散文报告文学发展史》(北京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李虹的《女性自我的复归与成长》(《文学评论》1990年第6期)、刘锡庆的《当代散文:发展轨迹、分“体”考察和作家特色》(《文学评论》1992年第6期)、刘烨园的《新艺术散文札记》(《鸭绿江》1993年第7期)、吴俊的《关于90年代的学者散文》(《当代作家评论》1998年第2期)、王兆胜的《新时期中国散文的发展及其命运》(《山东文学》2000年第1期)、刘俐俐的《论建立当代意识的散文批评视野》(《甘肃社会科学》2002年第3期)、《超越与局限——论80年代以来的中国女性散文》(《文学评论》2002年第6期),等等。总起来说,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散文研究偏重宏观与史的研究,深入思考了散文的本体特征,也曾试图建立散文自身的理论体系,典型的比如林非的《关于当前散文研究的理论建设问题》(《河北学刊》1990年第4期)一文,以真情实感及文化本体思考了散文的范畴、本体、创作、鉴赏和批评等一系列问题;刘锡庆的《当代散文:更新观念、净化文体》(《散文百家》1993年第11期)对“纯散文”的大力提倡和文体规范;特别是21世纪以来,陈剑晖的《中国现当代散文的诗学建构》一书,该书力图以“诗性”为核心建构起系统的中国现当代散文的理论话语。陈氏理论话语体系主要由文化本体性、文体风格、创作构成等几个陈氏自我认可的散文本体诸层面构成。陈氏认为:属于散文文化本体性的主要有“精神诗性”、“人格智慧”、“生命向度”、“文化本体性”等;属于文体风格层面的有“文调”、“氛围”、“心体互

补”、“智情合体”等;属于创作构成层面的有“意象组构”、“复调叙述”、“多维结构”、“性灵话语”等。散文之本体主要由创作主体和文化客体构成。散文创作的深广度取决于真情实感、幽默及情趣,紧密相关于作家的人格主体,而人格主体主要包括生命情调、智慧格调及精神性诸因素。之外,散文研究往往还需从更广阔的历史文化视野进行探究,即关涉文化本体性问题。唯两者结合作为散文研究之法,方可望抵达理论研究的深度及开阔的境界。应该说,陈剑晖的《中国现当代散文的诗学建构》一书体系宏大细密,在很多方面都是有一定突破性和超越性的。以上所述当值得肯定。但也应该看到,由于此前散文理论建设没有取得实质性的进展所造成的理论依然空缺的现实,加之研究者已经意识到并也一味着力突破散文研究传统规范的愿望,以致在缺乏现有理论可资借鉴和高涨热情的盲目推动下,1990年代以来的不少散文研究者无意中把小说、诗歌的现有理论简单地移用在散文文本的阐释上或是机械演绎西方的文化哲学观念甚至忽视以至偏离对散文文本进行归纳的原创性的浮泛研究,也时有存在,屡见不鲜。东挪西借,颇似出家人的百衲衣,花花绿绿,让人感觉不出它做的是散文研究,没有把散文研究与小说、诗歌等的研究真正区别开来。当然,这样做并非毫无价值,但最起码没有抓住散文的本质特征,不利于甚至阻碍了散文自身理论建设和深化。

通过对百年散文研究的大致梳理,大致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现代散文研究相较于诗歌、小说研究不可同日而语。概而言之,重作品批评但多为鉴赏性的批评,理论建树少且零敲碎打、有待完善和深化。散文研究在原地上打转,积重难返,停滞不前,实际存在着的“泛”、“散”等的弊端也没有引起学人广泛的重视,很多学人甚至避而绕行,索性不研究散文,散文研究的阵容是很小的。

二

散文研究诸多弊端的出现,其显在和直接原因是散文理论长期存在的缺失造成的。无论中外,散文都没有系统、规范、成熟的理论形态,没有获得独立的品格。小说理论有“人物”、“故事情节”与“环境”等核心概念话语,并由这些核心概念话语再衍生出“典型人物”、“典型环境”,等等;诗歌理论的核心概念话语则有“意象”、“意境”、“节奏”、“韵律”,等等。而散文几乎失语,它没

有一些被人普遍认可的、成熟的、真正属于自己的语言。一个严重缺乏理论独立性的文类,使得散文批评和理论建设者没有一个相较规范的理论起点和支点,难免不出现沿袭古传、东挪西借或草创期的捉襟见肘,以致出现诸如“散”、“泛”、“旧”等之不足和弊端,散文理论和散文批评者也一直受人轻视。

可是细而思之,导致此种现象的深层原因还是对散文的认识不足造成的,并由这种认识的不足进而产生了一系列误读性的连锁反应。散文天生是一个母体,同时有着自然的分娩能力。台湾学者郑明嫔认为:“在文学的发展史上,散文是一种极为特殊的文类,居于‘文类之母’的地位,原始的诗歌、戏剧、小说无不是以散行文字叙写下来的,后来各种文类个别的结构和形式要求逐渐生长成熟且逐渐定型,便脱离散文的范畴,而独立成一种文类,现代散文亦复如此。所以,我们可以说,现代散文经常处身于一种残留的文类。也就是说,把小说、诗、戏剧等各种已具完备要件的文类剔除之后,剩下来的文学作品的总称,便是散文。而在这其中,散文本身仍然不停地扮演母亲的角色,在她的羽翼下,许多文类又逐渐成长,如游记文学、报道文学、传记文学等别具特色的散文体裁若一旦发展成熟,就又会逐渐从散文的统辖下跳脱出来,自成一个文类……”^①散文所扮演的天然母亲角色并且仍将继续下去。一个包容广阔的母性文类难免也是混沌驳杂的,它的确给散文研究者带来了实际困难。因为面对一个内涵和外延如此丰富的母体文类,研究者很难进行全面完整的理论抽象和叙述建设。“凭你怎么说,总难免顾此失彼,不实不尽。”^②以往的散文研究者很多都也曾努力给散文下过一个精确的定义,无论试图从题材类别、技术层面、“载道”、“言志”以及主体情思等方面对散文进行规范,然而往往都是宽泛无边、简单草率、概念模糊、以偏赅全、自相矛盾的,其实都没有说清楚,也很难说清楚,因为它实在太复杂。这样一个混沌的、多层次、多含义的母性文类的客观事实直接导致以下两个互有交涉的结果:

其一,散文研究的客观难度让散文研究者缺乏自信,望而却步,甚至很多人不愿意涉足散文领域,理论建构更是凤毛麟角。加之,诗歌小说等批评与理论的外在威迫,更使散文研究者妄自菲薄,自轻自贱,延缓了散文研究的进展

① 郑明嫔:《现代散文类型论》,台北大学出版社1987年版,第22页。

② 朱自清:《什么是散文》,俞元桂编:《中国现代散文理论》,广西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

以及对散文创作的规约和引导。

其二,由于散文本身的包容性和混沌性,使其自身一直处于文学和非文学的边缘,以致很多人都不把散文作为艺术文体,这一认识无论中外都屡见不鲜。如朱自清就认为散文“不能算作纯艺术品,与诗,小说,戏剧,有高下之别。”^①西方的罗杰·本森、黑格尔等人也都认为散文是低于诗歌等文体的。散文文体个性的模糊化直接影响了人们的创作态度,认为散文是大而化之的,大可随便地写着,“短笛无腔信口吹”。散文就是一切的文章,忽视散文的艺术性,把它作为文体的实验、练笔的工具,甚至老舍先生都说“不把散文底子打好,什么也写不成。”“把散文写好,我们便有了写评论、报告、信札、小说、话剧等等顺手的工具了。写好散文,作诗也不会吃亏。”^②散文创作态度的随便易于产生散文创作的不纯,于是,一些大量大众化形式的文章,庸俗丑陋的文字等都被认为是“散文”,这无疑更进一步给散文研究者泼了冷水,影响了其散文研究的决心及散文本身研究的深化,有人甚至在散文研究的阵地上临阵脱逃,改弦更张。

一言一蔽之,倘不嫌以偏赅全的话,散文研究的诸多弊端,皆源于散文是个混沌的母体之文。

三

怎样重新认识散文?怎样研究散文?怎样实现当下散文研究状况的突破?一直以来困扰着散文研究者。从前文所述亦可看出,有些学者也已经在散文的研究中取得了拓荒期可喜的成果,但也存在着这样那样草创期难免的弊端和缺陷。对之,笔者认为:

(一)要强化两条腿走路的认识,良化和激活散文创作的环境;所谓两条腿走路,就是坚持艺术散文、纯散文^③和“大散文”并重的观念。“大”“小”散

^① 朱自清:《论现代中国的小品文》,余树森编:《现代作家谈散文》,百花文艺出版社1986年版,第47—48页。

^② 老舍:《散文重要》,载《笔谈散文》,百花文艺出版社1980年版,第3页。

^③ 这里之所以把艺术散文和纯散文分开来说,主要是沿用旧称。通常所谓的艺术散文往往只注重散文的抒情性,对散文的内在审美艺术性重视不够,当然也属于狭义散文的范畴。

文之间的辩证关系看起来简单,却常常被人们忽略,甚至各执一端,互不相容。

考察散文的发展史可以看出,散文在自明性、分蘖性、文学性和相较窄化的过程中,一直存在着狭义、广义散文的事实,他们是相伴而生、永远如此的。

在古代,散文指散体文字,是一切文章或文学的母体。两汉以前,散文的表现形态依次为远古部族的祭祀、争战等简约记事、春秋战国的“哲理散文”、汉代的历史散文,散文逐渐形成。所谓狭义散文的部分精美小品此时也开始出现。到了魏晋,文学散文得以成立,此后,唐代韩、柳的“古文运动”,提出“文以载道”,散文融合论理、叙事、抒情等艺术功能,走向成熟。同时也出现了汉魏六朝的《桃花源记》、《五柳先生传》、《与子俨等疏》和唐代柳宗元的山水游记等相较狭义的优美的小品佳构。唐、宋以后,文体扩张,《文心雕龙》讲到三十五种文体,《文选》讲到三十八种文体,明代的《文章辨体》仅“散文”部分就分为四十九类,稍后的《文体明辨》扩展到一百三十多种。种类虽繁,却也日渐明晰,并且与此同时,散文的窄化也在进行,小说、戏剧、骈文开始分裂出去,明清性灵小品也取得较大突破。

近、现代以来,随着“个人的发现”,西方的散文一度辉煌,主要表现在由法国蒙田(1533—1592)创始,经培根(1561—1626)、艾迪生(1672—1719)、斯梯尔(1672—1729)、斯威夫特(1667—1745)等很多作家耕耘,到兰姆(1775—1834)、赫兹列特(1778—1830)的“随笔”在英国以至整个欧美,盛极一时。这对中国影响很大。早在“五四”之初,刘半农“取法于西文,分一切作物为文字 Language 与文学 Literature 二类”,借此区分“文字的散文”与“文学的散文”,把一切应用文章排除在文学散文之外,只让与诗歌戏曲相对而言的“小说杂文、历史传记”列入文学散文的范畴。^①稍后,周作人、朱自清、王统照等又把小说排除在外,即文学的四分法。随着散文品种的增多、自立,散文又逐渐形成了三分法即:杂文、报告文学、小品散文。有的让杂文、报告文学独立出去。但这狭义散文之中仍然可以再分出狭义与广义两种:如抒情小品与散文诗、游记、杂记、日记、书札、随想录、回忆录、序跋、速写,等等。

以上不厌其烦的述说散文的古今演变旨在说明如此问题:

第一,艺术散文源远流长,并逐渐成熟以至纯化;散见于先秦战国,定型于

^① 刘半农:《我之文学改良观》,载《新青年》1917年第3卷第3期。

唐代,成熟于明清,繁盛于现代。现代散文继承明清小品脉线,吸收外国随笔之乳汁,强调抒情审美、个人情韵和性灵,到了1930年代的何其芳、李广田、沈从文、废名等京派散文那里,散文至美至纯,甚或成为纯散文。对于这种有着渊源历史、集中了更多散文本体性特征于一身的艺术散文、纯散文,应给予足够的重视和必要的倡导。艺术散文、纯散文等集中体现散文的本体性特征,更符合散文自身的审美规范,对于时下那些忽视散文的艺术性以及大众化、庸俗丑陋的文字有着极大的纠偏补正、文体影响和文体导向的作用,促进它们增强审美功能,从心所欲不逾矩,良化创作和散文研究的生态环境。散文创作的纯净,概念的清晰,有利于散文研究形成内在的逻辑体系,有利于学术研究向纵深发展。

第二,坚持“大”“小”散文之辨,并行不悖;散文一直存在广狭两义,广义散文笼统强调以“表现”为主要特征,以写人、叙事、言理以达表现主观感受的目的,是与诗歌、小说、戏剧并列的文学体裁。狭义散文即艺术散文、纯散文隶属于它,但偏于表现情韵,情感、情绪、情思,纯散文是艺术散文发展的极致。它们是相互依存的,还是徐迟说的好:“广义的散文好比是狭义的散文的塔身、塔基,狭义的散文好比是广义的散文的塔顶、塔尖。塔尖、塔顶不能无塔身、塔基。有时,塔尖已塌,身基还在。然有了塔基、塔身,就会有塔顶,塔尖……”^①如果将散文创作局限于艺术散文、纯散文,无疑就排斥了实际存在的多种多样的散文比如杂感、报告、速写、序跋、谈艺录、读书记等,这不利于散文的繁荣和发展。创作本身是自由的,尤其是散文,限制越少越好。广义散文可以充分发挥其文体创生作用,有着强大和坚固的生命力,能给狭义散文提供广袤而深厚的思想土壤,启发狭义散文增强一些实用价值、理性思考以及增加一些人类共性的情感波澜,也是散文研究的血脉之源。

刘锡庆先生在20世纪90年代初曾经极力提倡过“纯散文”^②,意义不容低估,但后来颇遭人诟病,其主要原因就是过于把纯艺术散文定于一尊,忽视广义散文的实际意义。

① 徐迟:《说散文》,转引自《关于当前散文研究的理论建设问题》,载《林非论散文》,江西高校出版社2000年版。

② 基本观点参见《当代散文:更新观念、净化文体》,载《散文百家》1993年第11期。

贾平凹主编的《美文》杂志在世纪之交却极力推崇“大散文”^①,追求散文的大境界、大气象、大格局、大气魄,放大了视野,拓宽了路子,活跃了散文的发展和繁荣,但也一定程度上助长了庸俗粗陋“散文”的泛滥。

只有两相坚持,并行不悖,才能既有利于散文研究向纵深发展,又利于保持散文研究具有旺盛的生命底蕴及生长性。

(二)研究散文要抓住散文的本体性特征;

散文是一种相当自由的文体,它否定一切成规以及一套严密的文类理论的规约,散文的本性就是拒绝用一些具体的条条框框来限定其活动的自由,研究散文似乎无章可循。但话又说回来,无论多么自由,总还是有被人们认定为散文的内在规定性。作为散文研究者要想抓住散文的本体性特征,就要善于在散文变幻的生长历史和理论规约的冲突中,思考、发现研究的域限空间;更要有善于从大量的古今中外优秀的散文阅读感受中概括归纳出散文特质的原创性研究的自觉;同时也要善于从与小说、诗歌、戏剧等成熟文体的区别中发现散文理论的生长点,并借助一些形而上的中西哲学对之向深处挖掘,进而生成成为一种简明、普泛、可操作性的散文理论进行散文批评。

比如就散文的语言来说:

散文一般短小精悍,难以像小说和戏剧那样以情节和复杂的矛盾冲突取胜,它势必要求散文作家必须把主要精力放在语言的锤炼上,散文拒绝败笔和冗笔。而小说、戏剧中的叙述语言,是视角人物的语言。视角人物的经历、接受的教育、经济状况、社会地位,等等,限制了他的语言能力和表达方式,其讲话也常用日常语,语言过美反显矫揉造作,华而不实。故小说、戏剧对语言的要求并不高,简洁、准确、到位即可。再者,散文是一种以本色真诚取胜的艺术,艺术性居次(但不是不重要),语言就显得尤为重要。诗歌对语言的要求也没有散文那样高,诗歌重意境、意象、音乐节奏等,如只语言平平,尚不失为一首好诗,而散文的语言如果不好,绝算不上一篇好散文。鉴于此,辞章之美就可以视为散文的本体性特征,故而也就可以就散文语言的朴素美、内在节奏性、“真我”抒情性等特征做深入研究、挖掘以至理论建构。

比如就散文的情思来说:

^① 观点参见《散文研究》,河北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